

晉書

卷一百七  
之  
一百十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03)
函號	別 10 1



晉書卷一百七

載記第七

漢草文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石季龍下

于世

遵

鑒

永和三年季龍親耕籍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  
蠶于近郊遂如襄國謁勒墓以中書監石寧為征西將  
軍率并州兵二萬餘人為麻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  
秦等率戶二萬來降河湟間氐羌十餘萬落與張璠相

首尾麻秋憚之不進重華金城太守張沖又以郡降石  
寧麻秋尋次曲柳劉寧主擢進攻始興武街重華將楊  
康等與寧戰于沙阜寧敗績乃引還金城王擢尅武街  
執重華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戶于雍州季龍又以  
孫伏都爲征西將軍與麻秋率步騎三萬長驅濟河且  
城長最重華大懼遣將謝艾逆擊敗之秋退歸金城勒  
及季龍並貪而無禮旣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  
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爲不足曩代帝王及先  
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邯鄲城西石子壩上  
有趙簡子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

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反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  
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  
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爲器時沙門吳進言于季龍曰胡  
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季龍於是使  
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粟運土築華林  
苑及長牆于鄴北廣長數十里趙攬申鍾石璣等上疏  
陳天文錯亂蒼生凋弊及因引見又面諫辭旨甚切季  
龍大怒曰牆朝成夕沒吾無恨矣乃促張羣以燭夜作  
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爲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  
萬人揚州送黃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

玄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龍命司虞張  
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之乘鑿北城引水于華  
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  
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  
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  
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  
樂耳宣旣馳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  
度驅圍禽獸皆莫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  
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  
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  
者坐有爵者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  
刑文武戰慄士卒饑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  
皆號爲御有亂其間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  
郡資儲靡有孑遺季龍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  
于秦晉宣素惡韜寵是行也疾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  
于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麻  
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陝敗之斬首三千餘級袍  
罕護軍李逵率衆七千降于季龍自河以南氐羌皆降  
石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視而太  
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所幸

楊杯牟成曰韜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汝能殺之者吾  
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  
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杯等許諾時東南有黃黑雲  
大如數畝稍分爲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  
時貫日日沒後分爲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  
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  
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謙  
其寮屬于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  
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爲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  
期而不飲乎因泫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歔因宿于佛精  
舍宣使楊杯牟皮牟成趙生等緣獼猴梯而入殺韜置  
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季龍哀驚氣絕乂之方蘇將出  
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牆之內慮生  
非常不可以出季龍乃止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宣乘素  
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  
去收大將軍記室叅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季龍  
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僞言其母哀過危  
憊宣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官因而止之建興人史  
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  
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

貴語訖便入科寢閣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  
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  
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牆獲免季龍馳使收之獲  
楊杯牟皮趙生等杯皮尋皆亡去執趙生而詰之生具  
首服季龍悲怒彌甚幽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鑲  
之作數斗木槽和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刃箭舐  
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  
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  
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  
貫其頷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

四面縱火煙炎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  
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  
子年數歲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季龍欲  
赦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季龍衣  
而大叫時人莫不爲之流涕季龍因此發病又誅其四  
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滄  
其東宮養猪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  
散騎常侍趙攬言於季龍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  
之殺韜也季龍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母杜氏爲  
庶人貴嬪柳氏向書者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

有寵于宣亦殺之季龍追其姿色復納耆少女于華林園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規立世爲嗣劉當爲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于東堂季龍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

已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勅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遂立世爲皇太子劉氏爲皇后季龍召太常條攸光祿勳杜嘏謂之曰煩卿傳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宜明之署攸太傅嘏爲少傅季龍時疾瘳以永和五年僭卽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內建元曰大寧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爵郡王以尚書張良爲右僕射故東宮謫卒高方等萬餘人當成涼州行達雍城旣不在赦例又勅雍州刺史張茂

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  
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胡人頡獨鹿微  
告戍者戍者皆踊抃大呼梁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  
率衆攻陷下辨逼張茂爲大都督大司馬載以輜車安  
西劉寧自安定擊之大敗而還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  
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  
餘人雖無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  
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比至長安衆已十萬其樂平王  
石苞時鎮長安盡銳距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  
如洛川季龍以李農爲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張  
賀度征西張良征虜石閔等率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  
安農師不利又戰于洛陽農師又敗乃退壁成臯犢東  
掠滎陽陳留諸郡季龍大懼以燕王石斌爲大都督中  
外諸軍事率精騎一萬統姚弋仲符洪等擊犢于滎陽  
東大敗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俄而晉將軍  
王龕拔其浦郡始平人馬勗起兵於洛氏葛谷自稱將  
軍石苞攻滅之誅三千餘家時熒惑犯積尸又犯昴月  
及熒惑北犯河鼓未幾季龍疾甚以石遵爲大將軍鎮  
關右石斌爲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爲鎮衛大將軍領軍  
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輔政劉氏懼斌之輔政也害世



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曰主上患已漸損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獵遂游畋縱飲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張豺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勅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泣而去是日季龍疾小瘳問曰遵至未左右答言久已去矣季龍曰恨不見之季龍臨於西閣龍騰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季龍曰何所求也皆言聖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爲皇太子季龍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內邪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季龍曰促持輦迎之當付其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入張豺使弟雄等矯季龍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爲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一依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吾無爲豫之乃仰藥而死俄而季龍亦死季龍始以咸康元年僭位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歲於是世卽僞位尊劉氏爲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爲丞相豺請石遵石鑒爲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張舉謀誅李農而舉與農素善以豺謀告之農懼率騎百餘奔廣宗率乞活數萬家保于上白劉氏使張舉等統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爲鎮軍大將軍監中

外諸軍事司隸校尉爲已之副鄴中羣盜大起迭相劫掠石遵聞季龍之死屯于河內姚弋仲苻洪石閔劉寧及武衛王鸞寧西王午石榮王鐵立義將軍段勤等旣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于季城說遵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于殿下矣但以末年惛惑爲張豺所誤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孰不倒戈開門而迎殿下者邪遵從之洛州刺史劉國等亦率洛陽之衆至於季城遵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遵次于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爲前鋒豺將出距之者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爲張豺城戍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率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引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今皇嗣沖幼託之於將軍將軍何以匡濟邪加遵重官可以弭不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但言唯唯劉氏令以遵爲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於是貫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于太武前殿擗躡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于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沖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僞讓

至于再三羣臣敦勸乃受之僭卽尊位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圍封世爲譙王邑萬戶待以不臣之禮廢劉氏爲太妃尋皆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於是李農歸請罪遵復其位待之如初尊其母鄭氏爲皇太后其妻張氏爲皇后以石斌子衍爲皇太子石鑒爲侍中石冲爲太保石苞爲大司馬石琨爲大將軍石閔爲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暉華殿災諸門觀閣蕩然其乘輿服御燒者大半光燄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雨血周徧鄴城石冲時鎮于薊聞遵殺世而自立乃謂其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殺罪逆莫大其勅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寧北沐堅戍幽州帥衆五萬自薊討遵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及常山衆十餘萬次于苑鄉遇遵赦書謂左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爲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進曰彭城篡弒自尊爲罪大矣吳王雖北旆臣將南轅乎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冲從之遵馳遣王擢以書喻冲冲弗聽遵假石閔黃鉞金鉏與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冲師大敗獲冲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始塋季龍號其墓爲顯原陵僞謚武皇帝廟號太祖遵楊

州刺史王浹以淮南歸順晉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春  
征北將軍褚裒率師伐遵次于下邳遵以李農爲南討  
大都督率騎二萬來距裒不能進退屯廣陵陳逵聞之  
懼遂焚壽春積聚毀城而還石苞時鎮長安謀帥關中  
之衆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  
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右知其無成並遣使告  
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勳於是率衆赴之壁于懸鉤去長  
安二百餘里使治中劉煥攻京兆太守劉季離斬之三  
輔豪右多殺其令長擁三十餘壁有衆五萬以應勳苞  
輟攻鄴之謀使麻秋姚國等率騎距勳遵遣車騎王朗  
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勳爲名因劫苞送之于鄴勳又爲  
朗所距釋懸鉤拔宛城殺遵南陽太守袁景而還初遵  
之發季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儲貳旣而立  
衍閔甚失望自以勳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能任  
閔旣爲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  
高力萬餘人皆奏爲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宮  
女樹已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  
咸怨矣而又納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之計頗疑  
懼於閔稍奪兵權閔益有恨色準等咸勸誅之遵召石  
鑒等人議于其太后鄭氏之前皆請誅之鄭氏曰李城

廻師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不可便殺也鑿出遣  
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王基密謀廢  
遵使將軍蘇亥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于如意觀遵時  
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鑿當  
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鑿復能幾時乃殺之于琨華  
殿誅鄭氏及其太子衍上光祿張斐中書令孟準左衛  
王鸞等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鑿乃僭位大赦殊死  
以下以石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爲大司馬並錄  
尚書事郎闡爲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爲尚書左僕射侍  
中盧諶爲中書監鑿使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  
張才等夜誅閔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鑿恐閔爲  
變僞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并誅石苞時石  
祗在襄國與姚弋仲苻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農鑿遣  
石琨爲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分  
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  
閔農閔農殺之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于  
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鑿在中臺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  
臺挾鑿以攻之鑿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  
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嚴率衛士謹先啓知鑿曰卿是  
功臣好爲官陳方朕從臺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

及銖率衆攻閔農不尅屯於鳳陽門閔農率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鑿懼閔之誅已也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現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鑿于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勅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爲已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太宰趙鹿太尉張舉中軍張春光祿石岳撫軍石寧武衛張季及諸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奔據冀州撫軍張沉屯滏口張賀度據石濟建義段勤據黎陽寧南楊羣屯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苻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王朗麻秋自長安奔于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朗奔于襄國麻秋率衆奔于苻洪石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鄴石閔率騎于

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遂歸于冀州閔與李農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鑿密遣宦者齎書召張沉等使承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鑿殺之誅李龍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鑿在位一百三日李龍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勅收付廷尉俄而斬之於建康市李龍十三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識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李龍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始勅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

滅

閔字永曾小字棘奴李龍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李龍子之驍猛多力攻戰無前歷位左積射將軍西華侯閔幼而果銳李龍撫之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絕人拜建節將軍徙封脩成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李龍之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聲彌振胡夏宿將莫不憚之永和六年殺石鑿其司徒申鍾司空郎闔等四十八人上尊號于閔閔固讓李農農以死固

請於是僭卽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曰永興國號大  
魏復姓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  
母王氏爲皇太后立妻董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子以  
李農爲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爲  
縣公封其子胤明裕皆爲王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  
遣使者持節赦諸屯結皆不從石祗聞鑿死僭稱尊號  
于襄國諸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閔遣使臨江告  
晉曰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  
朝廷不答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  
衍中常侍嚴震趙昇等晉廬江太守袁真攻其合肥執  
南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石祗遣其相國石琨率  
衆十萬伐鄴進據邯鄲祗鎮南劉國自繁陽會琨閔大  
敗琨于邯鄲死者萬餘劉國還屯繁陽苻健自枋頭入  
關張賀度段勤與劉國靳豚會于昌城將攻鄴閔遣尚  
書左僕射劉羣爲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  
帥步騎十二萬次于黃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于  
蒼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追斬靳豚于陰安鄉  
盡俘其衆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鍾鼓綿亘百  
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閔至自蒼亭行飲至之禮  
清定九流準才受任儒學後門多蒙顯進于時翕然方



之爲魏晉之初閔率步騎十萬攻石祗于襄國署其子  
太原王胤爲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爲麾  
下光祿大夫韋謏啓諫切甚閔覽之大怒誅謏及其子  
孫閔攻襄國百餘日爲土山地道築室反耕祗大懼去  
皇帝之號稱趙王遣使詣慕容儁弋仲以乞師會石  
琨自冀州援祗弋仲復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  
滎頭儁遣將軍悅綰率甲卒三萬自龍城三方勁卒合  
十餘萬閔遣車騎胡睦距襄于長蘆將軍孫威候琨于  
黃丘皆爲敵所敗士卒略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  
至閔將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窮寇固迷希望外援  
今疆救雲集欲吾出戰腹背擊我宜固壘勿出觀勢而  
動以挫其謀今陛下親戎如矢萬全大事去矣請慎無  
出臣請率諸將爲陛下滅之閔將從之道士法饒進曰  
太白經昴當殺胡王一戰百尅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  
曰吾戰決矣敢諫者斬於是盡衆出戰姚襄悅綰石琨  
等三面攻之祗衝其後閔師大敗閔潛于襄國行宮與  
十餘騎奔鄴降胡琛特康等執冉胤及左僕射劉琦等  
送于祗盡殺之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車騎胡睦侍中  
李緝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鬱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  
士死者十餘萬人於是人物殲矣賊盜蜂起司冀大飢

人相食自季龍末年而閔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青雍幽荊州徙戶及諸氏羌胡蠻數百餘萬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饑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農者閔悔之誅法饒父子支解之贈韋謏大司徒石祗使劉顯帥衆七萬攻鄴時閔潛還莫有知者內外兇兇皆謂閔已沒矣射聲校尉張艾勸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止劉顯次于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召衛將軍王泰議之泰恚其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怒還宮顧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邪要將先滅羣胡却斬王泰於是盡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爲效閔振旅而歸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中閔怒誅泰夷其三族劉顯果殺祗及其太宰趙鹿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送質請命驃騎石寧奔于柏人閔命焚祗首于通衢閔兗州刺史劉啓以鄆城歸順劉顯復率衆伐鄴閔擊敗之還稱尊號于襄國閔徐州刺史周成兗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冉遇荊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順平南高崇征虜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歸順慕容彪攻陷中山殺閔寧北白同幽州刺史劉準降于慕容儁時有雲

黃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一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劉顯率衆伐常山太守蘇亥告難于閔閔留其大將軍蔣幹等輔其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強降于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追奔及于襄國顯大將曹伏駒開門爲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百姓于鄴顯領軍范路率衆千餘斬關奔于枋頭時慕容儁已尅幽薊略地至于冀州閔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閔大將軍董閏車騎張溫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忝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鑣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爲恪所擒及董閏張溫等送之于薊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邪儁怒鞭之三百送于龍城告鬼臯廟遣慕容評率衆圍鄴

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于晉陽蘇亥棄常山奔于新興鄴中飢人相食季龍時宮人被食畧盡冉智尚幼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歸順旦乞師于晉濮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于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使嵩還鄴復命幹沉吟未決施乃率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譎之曰且出璽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送也須得璽當馳白天子耳聞璽已在吾處信卿至誠必遣軍糧厚相救餉幹以爲然乃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京師長水校尉馬願龍驤田香開門降評施融蔣幹懸縋而下奔于倉垣評送閔妻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中書監聶熊司隸校尉籍羆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卿士于勦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自殺雋送閔既至龍城斬于遏陁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雋遣使者祀之諡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歲太和八年也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舉也蠢茲雜種自古爲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況乃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紊之機觀危亡之際而莫不嘯羣鳴鏑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類聞鞞上

黨季子鑒其非凡倚孺洛城夷甫識其爲亂及惠皇失  
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螳徒乘間煽禍虔劉我都邑剪  
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  
於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  
運籌賈勇奇謨間發猛氣橫飛遠咄魏武則風情慷慨  
近答劉琨則音詞侷儻焚元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譬  
戮彭祖於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  
魏杖奇材而竊徽號擁舊都而抗王室褫旣裘襲冠帶  
釋介冑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  
古之爲國曷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  
所貽厥無謀身隕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  
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質騁梟心於狼性  
始懷怨對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  
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慄慄遺黎求哀無地  
戎狄殘獷斯爲甚乎旣而父子猜嫌兄弟讎隙自相屠  
鱗取笑天下墳土未燥禍亂荐臻釁起於張豺族傾於  
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爲咎  
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殪晉人旣窮其酷永曾之誅羯  
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贊曰中朝不競蠻狄爭衝塵飛五嶽霧掩二精狡焉石

氏怙亂窮兵流災肆慝剽邑屠城始自羣盜終假鴻名  
勿謂凶醜亦曰時英季龍鷲奪淫虐播聲身喪國泯其  
由禍盈

晉書卷一百八

晉書卷一百八

載記第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慕容廆

慕容廆字弈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  
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  
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  
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曾祖莫護跋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晉書卷一百八

載記

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  
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比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  
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  
遂爲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  
爲氏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  
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廆幼而魁  
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  
知人之鑒廆童叩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至長必  
爲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  
勤而別涉歸死其弟耐篡位將謀殺廆廆亡潛以避禍  
後國人殺耐迎廆立之初涉歸有憾於宇文鮮卑廆將  
脩先君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  
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廆戰于肥如廆衆大敗自後復  
掠昌黎每歲不絕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  
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  
沉將迎立依慮之子爲王廆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沉  
力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廆謀於其衆曰吾先公以來  
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疆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何爲  
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爲鮮卑都  
督廆致敬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龕嚴

兵引見虜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虜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爲哉龕聞而慚之彌加敬憚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虜威德日廣懼有吞併之計因爲寇掠往來不絕虜卑辭厚幣以撫之太康十年虜又遷于徒河之青山虜以大棘城卽帝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寧中燕垂大水虜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服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部虜親擊敗之素延怒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人無距志虜曰素延雖大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但爲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虜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爲臻報讎實欲因而爲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虜子翰言於虜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而爲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



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  
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  
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  
終可以得志于諸侯鬼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  
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懷帝蒙塵于平  
陽王浚承制以鬼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  
大單于鬼不受建興中愍帝遣使拜鬼鎮軍將軍昌黎  
遼東二國公建武初元帝承制拜鬼假節散騎常侍都  
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鬼  
讓而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鬼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  
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  
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  
自以爲疆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  
伐有罪誰敢不從鬼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  
及帝卽尊位遣謁者陶遼重申前命授鬼將軍單于鬼  
固辭公封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鬼刑政脩明虛懷引  
統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鬼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  
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丘郡并州人  
爲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房政以河東裴疑代郡  
魯昌北平陽耽爲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

虔渤海封抽西河宋與河東裴開爲股肱渤海封奔平  
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  
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毋翼魯國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爲  
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其世子凱率  
國胄東脩受業焉虜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  
聲禮讓興矣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苾自以爲南州  
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苾意虜拘留乃陰  
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虜以分其地太興初三  
國伐虜虜曰彼信崔苾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  
旣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  
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  
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苾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  
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  
矣於是三國攻棘城虜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  
文大言於衆曰崔苾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  
於虜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  
其國何用人爲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虜簡銳士配凱  
推鋒於前翰領精騎爲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虜方陣  
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虜軍之至方率兵距  
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

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候獲  
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嶷送于建鄴崔苾懼虜之讎  
已也使兄子燾僞賀虜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  
意也崔平州教我耳虜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  
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燾懼首服虜  
乃遣燾歸說苾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苾  
與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句麗虜悉降其衆徙燾及高  
瞻等于棘城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虜遣衆擊  
敗之裴嶷至自建鄴帝遣使者拜虜監平州諸軍事安  
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戶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州  
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  
戶常侍單于並如故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  
平州守宰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脩備虜遣凱襲之入  
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虜距之送其  
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虜虜遣凱距之以裴  
嶷爲右部都督率索頭爲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  
伯林爲左翼攻乞得龜尅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  
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卽位加虜侍  
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虜  
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

乎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明公使君轂下振德曜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嶮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爲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啓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踊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崔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耻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殆得極其暴竊爲丘明耻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耻君弱羣臣不及先大夫厲已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句踐取威黃池况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匡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楊越外杖周張內憑顧陸距魏赤壁

尅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今魏朝  
盱食不知今之江表爲賢雋匿智藏其勇略邪將呂蒙  
凌統高蹤曠世哉況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  
其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彊衆心所去敵有釁矣  
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僞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  
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司徒清虛寡欲善於全已  
昔曹參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處  
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鬼於寇難之際受大晉  
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繫心萬里望風懷憤  
今海內之望足爲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  
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  
寇必滅國耻必除鬼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  
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爲內應無由自發故也  
故遠陳寫言不宣盡鬼使者遭風沒海其後鬼更寫前  
箋并齎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  
疏上侃曰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  
興尅平崕會神武之略邁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  
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虛傾覆諸夏舊都淪  
滅山陵毀掘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獫狁之彊匈奴之  
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稱尊號者也天

祚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蒞國忠於  
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勳屬海內分崩皇輿遷幸元皇  
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統蕩平江外廆雖限以山海隔  
以羯寇翹首引領繫心京師常假寤寐欲憂國忘身貢  
篚相尋連舟載路戎不稅駕動成義舉今羯寇滔天怙  
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畧燕齊廆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  
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況廆輔翼王室有匡霸  
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  
勳者也方今詔命隔絕王路峻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  
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槩代山南極冀方  
而悉爲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爲宜遠遵周室  
近準漢初進封廆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  
下以割損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廆得祇承詔命  
率合諸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  
也而廆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  
佐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  
心實爲國計侃報抽等書其略曰車騎將軍憂國忘身  
貢篚載路羯賊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外遠  
綏索頭荒服以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東方官  
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

爲燕王一二具之未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爲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當在天臺也朝議未定八年虜卒乃止時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襄及僑僭號僞諡武宣皇帝

### 裴嶷

裴嶷字文冀河東聞喜人也父昶司隸校尉嶷清方有幹略累遷至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滎陽太守屬天下亂嶷兄武先爲玄菟太守嶷遂求爲昌黎太守至郡以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旣達遼西道路梗塞乃與開投虜時諸流寓之士見虜草創並懷去就嶷首定名分爲羣士啓行虜甚悅以嶷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內騷動虜問策於嶷嶷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則成擒耳虜從之遂陷寇營虜威德於此甚振將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行人令嶷將命初朝廷以虜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豪處之嶷旣使至盛言虜威略又知四海英賢並爲其用舉朝收觀焉嶷將還帝試留嶷以觀之嶷辭曰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寄投迹荒遐今遭開泰得覩朝廷復賜恩詔卽留京輦於

臣之私誠爲厚幸願以皇居播遷山陵幽辱慕容龍驤將軍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埽平中壤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表誠今若留臣必謂國家遺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懈怠是以微臣區區忘身爲國貪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疑還虜後謂羣寮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於此豈非天以授孤也出爲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 高瞻

高瞻字子前渤海蓆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光熙中調補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憑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爲寇庭非謂圖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彊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爲何如衆咸善之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旣而以王浚政令無恒乃依崔毖隨毖如遼東毖之與三國謀伐虜也瞻固諫以爲不可毖不從及毖奔敗瞻隨衆降于虜虜署爲將軍瞻稱疾不起虜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繫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翦鯨豕于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侔勳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



願也君中州天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  
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  
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  
疾篤虜深不平之瞻又與宋該有隙該陰勸虜除之瞻  
聞其言彌不自安遂以憂死

晉書卷一百八終

晉書卷一百九

載記第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慕容皝

慕容翰

楊裕

慕容皝字元真虜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  
雄毅多權略尚經學善天文虜為遼東公立為世子建  
武初拜為冠軍將軍左賢王封望平侯率眾征討累有  
功大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虜卒嗣位以平北

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尋而宇文乞得龜爲其別部逸豆歸所逐奔死于外皝率騎討之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初皝度兄建威翰驍武有雄才素爲皝所忌母弟征虜仁廣武昭並有寵于皝亦不平之及虜卒並懼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皝皝殺昭遣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於險瀆仁知事發殺皝使東歸平郭皝遣其弟建武幼司馬佟燾等討之仁盡衆距戰幼等大敗皆沒於仁襄平令王冰將軍孫機以遼東叛于皝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遼東相韓矯玄菟太守高詡等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遼左之地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宇文歸段遼及鮮卑諸部並爲之援咸和九年皝遣其司馬封弈攻鮮卑木堤于白狼揚威淑虞攻烏丸悉羅侯於平岡皆斬之材官劉佩攻乙連不尅段遼遂寇徒河皝將張萌逆擊敗之遼弟蘭與翰寇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旬餘蘭翰復圍柳城皝遣寧遠慕容汗及封弈等救之皝戒汗曰賊衆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銳遣千餘騎爲前鋒而進封弈止之汗不從爲蘭所敗死者大半蘭復攻柳城爲飛梯地道圍守二旬石琮躬勒將士出擊敗之斬首千

五百級蘭乃遁歸是歲成帝遣謁者徐孟閭丘幸等持節拜毖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虜故事毖自征遼東尅襄平仁所署居就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於是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咸康初遣封奕襲宇文別部涉奔于大獲而還涉奔于率騎追戰于渾水又敗之毖將乘海討仁羣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毖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冰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尅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乃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毖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爲毖所擒殺仁而還立籍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段遼遣其將李詠夜襲武興遇雨引還都尉張萌追擊擒詠段蘭擁衆數萬屯于曲水亭將攻柳城宇文歸入寇安晉爲蘭聲援毖以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遁遣封奕率輕騎追擊敗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耻無功而歸必復重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遣封奕率騎潛于馬兜山諸道俄而遼騎果至奕夾擊大敗之斬其將榮保遣兼長史劉斌郎中令陽景送徐孟等

歸于京師使其世子儁伐段遼諸城封奔攻宇文別部  
皆大捷而歸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後徙昌黎郡  
築好城於乙連東使將軍蘭勃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  
水以爲勃援乙連飢甚段遼輸之粟蘭勃要擊獲之遼  
遣將屈雲攻與國與皝將慕容遵大戰於五官水上雲  
敗斬之盡俘其衆封奔等以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皝  
於是以咸康三年僭卽王位赦其境內以封奔爲國相  
韓壽爲司馬裴開陽驚王寓李洪杜羣宋該劉瞻石琮  
皇甫真陽協宋晃平熙張泓等並爲列卿將帥起文昌  
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稱警蹕以其妻段氏爲王后  
世子儁爲太子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皝以段遼屢  
爲邊患遣將軍宋匡稱藩于石季龍請師討遼季龍於  
是總衆而至皝率諸軍攻遼令支以北諸城遼遣其將  
段蘭來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季龍  
至徐無遼奔密雲山季龍進入令支怒皝之不會師也  
進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  
叛應季龍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皝降皝曰孤  
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  
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  
築戍凡城而還段遼遣使詐降於季龍請兵應接季龍

遣其將麻秋率衆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  
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遼及其部衆以歸  
帝又遣使進凱爲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加  
散騎常侍增邑萬戶持節都督單于公如故凱前軍帥  
慕容評敗季龍將石成等于遼西斬其將呼延晃張支  
掠千餘戶以歸段遼謀叛凱誅之季龍又使石成入攻  
凡城不尅進陷廣城凱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  
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  
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爲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昏  
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  
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于外不  
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爲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  
漢武推重田蚡萬機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  
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豔妻外姿五舅卒令王莽  
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  
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  
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旣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  
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  
至今焚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  
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

致敗國至令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耶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並列人臣莫尊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領臣常謂世主若欲崇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尊嗜何辭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變況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昵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爲陛下退爲冰計疾苟容之臣坐鑿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今忠臣更爲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焦爛之後耳昔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爲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讎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又與冰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

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  
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迹矣每觀史傳  
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之榮尋有負  
乘之累所謂愛之適是以爲害吾常忿歷代之主不盡  
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  
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何黜辱之憂乎竇武  
何進好善虛已賢士歸心雖爲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  
有能履以不驕圖國忘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  
中夏通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讎之憾寧得  
安枕逍遙雅談卒歲耶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  
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疆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  
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  
畏我境日廣況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  
哉冰見表及書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  
奏聽眇稱燕王其年眇伐高句麗王釗乞盟而還明年  
釗遣其世子朝於眇初段遼之敗也建威翰奔于宇文  
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歸  
信而不禁故得周游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路莫  
不練之眇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而  
已車還以白眇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乃竊

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虢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蠡螭塞，長驅至于薊城，進渡武遂，津入于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使陽裕、唐柱等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縣。於是成帝使兼大鴻臚郭希持節拜虢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咸康七年，虢遷都龍城，率勁卒四萬人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爲前鋒，遣長史王寓等勒衆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釗謂虢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陝。翰與釗戰于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丸都，釗單馬而遁。虢掘釗父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而歸。明年釗遣使稱臣於虢，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相國莫淺渾伐虢，諸將請戰，虢不許。渾以虢爲憚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虢曰：渾奢怠已甚，今則可一戰矣。遣翰率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虢躬巡郡縣，勸課農桑，起龍城宮闕，尋又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以翰及垂爲前鋒。歸使其驍將涉弈于盡衆，距翰。虢



馳遣謂翰曰弈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虜勢驕然後取也  
翰曰歸之精銳盡於此今若尅之則歸可不勞兵而滅  
弈于徒有虛名其實易與耳不宜縱敵挫吾兵氣於是  
前戰斬弈于盡俘其衆歸遠遁漠北斡開地千餘里徙  
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弈于城爲威德城行飲  
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以牧牛給貧家田于宛中公  
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宛中公收其七  
三分入私斡記室參軍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  
薄賦而藏于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二而稅之寒者  
衣之飢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爲災者何也

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  
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  
置人使官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  
百寮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  
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  
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斡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  
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際號  
次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飢  
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畧保全一方威以殄  
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襁負萬里若赤子

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疆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戶增十萬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宜省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豈失乎善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矣邇者深副樂土之望中國之人皆將壺殮奉迎石季龍誰與居乎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特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況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爲雨水則入于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可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爲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屬徙于西境諸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飢必取於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治致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略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置之列位

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  
明思言若渴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叅軍王憲大  
夫劉明並竭忠獻款以貢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  
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殿下慈弘苞納恕其大  
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  
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  
豈有得邪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  
鯁嫉人有之掩閉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  
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  
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  
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聰  
儻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  
天下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淹王憲劉明忠臣也願  
宥忤鱗之愆收其藥石之效孰乃今日覽封記室之諫  
孤實懼焉君以黎元爲國黎元以穀爲命然則農者國  
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宜以  
尤不脩闕者措之刑法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  
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  
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  
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

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勳誠既多官僚不  
可以減也待尅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  
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錄  
夫人臣關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  
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其罪應禁黜亦猶  
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  
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賜錢五萬明宣內外  
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時有黑龍白龍各  
一見于龍山孰親率羣寮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  
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孰大悅還宮赦其境內號  
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于山上賜其大臣子弟爲官  
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  
臨觀考試優劣孰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于  
餘人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胄  
子慕容恪攻高句麗南蘇尅之置戍而還三年遣其世  
子雋與恪率騎萬七千車襲扶餘尅之虜其王及部衆  
五萬餘口以還孰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  
擢充近侍以父旱丐百姓田租罷成周冀陽營丘等郡  
以渤海人爲興集縣河間人爲寧集縣廣平魏郡人爲  
興平縣棗萊北海人爲育黎縣吳人爲吳縣悉隸燕國

皝嘗攻于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  
麾皝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夫  
獲後見白菟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引  
雋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時年五十二  
雋僭號追諡文明皇帝

慕容翰字元邕鹿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略後臂工  
射膂力過人鬼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行師征伐所在  
有功威聲大振爲遠近所憚作鎮遼東高句麗不敢爲  
寇善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於卒伍莫不樂而從之  
及奔段遼深爲遼所敬愛柳城之敗段蘭欲乘勝深入

翰慮成本國之害詭說於蘭蘭遂不進後石季龍征遼  
皝親將三軍略令支以北遼議欲追之翰知皝躬自總  
戎戰必尅勝乃謂遼曰今石氏向至方對大敵不宜復  
以小小爲事燕主自來士馬精銳兵者凶器戰有危慮  
若其失利何以南禦乎蘭怒曰吾前聽卿誑說致成今  
患不復入卿計中矣乃率衆追皝蘭果大敗翰雖處離  
國因事立忠皆此類也及遼奔走翰又北投宇文歸旣  
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旣思戀  
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爲相逼自取死  
也吾處汝國又恨不殺汝汝可百步豎刃吾射中者汝

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  
刀鏃追騎乃散既至凱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凱討宇  
文歸臨陣爲流矢所中卧病積時後疾漸愈於其家中  
騎馬自試或有人告翰私習騎疑爲非常凱素忌之遂  
賜死焉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罪不容誅不能  
以骸骨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不賜之市朝全  
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靖翰常尅  
心自誓志吞醜虜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責不圖  
此心不遂沒有餘恨命也奈何仰藥而死

陽裕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  
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晚幼而奇之曰此兒非  
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爲主簿  
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既尅薊城問  
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  
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  
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爲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  
服潛遁時鮮卑單于段眷爲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  
好人物虛心延裕裕謂友人成洋曰仲尼喜佛肸之召  
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尚如

此況吾曹乎眷今召我豈徒然哉泮曰今華夏分崩九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偃蹇考槃以待通者俟河之清也人壽幾何古人以爲白駒之歎少游有云鄙掾足以蔭後況國相乎卿追蹤伊孔抑亦知幾其神也裕乃應之拜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主甚見尊重段遼與皝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爲婚姻且皝令德之主不宜連兵構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失通款如初使國家有太山之安蒼生蒙息肩之惠遼不從出爲燕郡太守石季龍尅令支裕以郡降拜比平太守徵爲尚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季龍也裕以左丞相領征東麻秋司馬秋敗裕爲軍人所執將詣皝皝素聞裕名卽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皝甚器重之及遷都和龍裕雅有巧思皝所制城池宮閣皆裕之規模裕雖仕皝日近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羈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及死皝甚

悼之時年六十一

晉書卷一百九終

晉書卷一百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

慕容儁

韓恒

本子產

產子續

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初廐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廐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略皝為燕王拜儁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燕王世子皝死永和五年僭卽燕王位依春秋列國故事  
事稱元年赦于境內是時石季龍死趙魏大亂僞將圖  
兼并之計以慕容恪爲輔國將軍慕容評爲輔弼將軍  
陽鶩爲輔義將軍慕容垂爲前鋒都督建鋒將軍簡精  
卒二十餘萬以待期是歲穆帝使謁者陳沉拜僞爲使  
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  
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嵬皝故事明年僞  
率三軍南伐出自盧龍次于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  
午棄城走留其將王他守薊僞攻陷其城斬他因而都  
之徙廣寧上谷人于徐無代郡人于凡城而還及冉閔  
殺石祗僭稱大號遣其使人常焯聘於僞僞引之觀下  
使其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有何  
祥應而僭稱大號焯曰天之所興其致不同狼烏紀于  
三王麟龍表于漢魏寡君應天叙歷能無祥乎且用兵  
殺罰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魏武養於  
宦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遂能終成大功曩胡酷亂蒼  
生屠膾寡君奮劔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  
勳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祗去歲使張舉  
請救云璽在襄國其言信不又聞閔鑄金爲已象壞而  
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焯曰誅胡之日在鄴者略無所遺

璽何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之神璽實在寡君  
且妖孽之徒欲假奇眩衆或改作嵩端以神其事寡君  
今已握乾符類上帝江海懸諸掌大業集于身何所求  
慮而取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儁旣銳信舉言又  
欣於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於其側  
命裕等以意喻之煒神色自若抗言曰結髮已來尚不  
欺庸人況于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爲也  
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勸儁殺  
之儁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遂赦之遣  
慕容恪略地中山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恪次唐城冉  
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侯龕固守不下恪留其將慕容彪  
攻之進討常山評次南安王午遣其將鮮于距評評逆  
擊斬之侯龕踰城出降恪進剋中山斬白同儁軍令嚴  
明諸將無所犯閔章武太守賈堅率部兵邀評戰于高  
城擒堅於陣斬首三千餘級是歲丁零翟鼠及冉閔將  
劉準等率其所部降于儁封鼠歸義王拜準左司馬時  
鮮卑段勤初附於儁其後復叛儁遣慕容恪及相國封  
弈討冉閔於安喜慕容垂討段勤于繹幕儁如中山爲  
二軍聲勢閔懼奔于常山恪追及於泚水閔威名素振  
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爲難用加其勇

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爲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軍但厲卒從旁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尅也及戰敗之斬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斬於龍城恪屯軍滹沱閔將蘇亥遣其將金光率騎數千襲恪恪逆擊斬之亥大懼奔于并州恪進據常山段勤懼而請降遂進攻鄴閔將蔣幹閉城距守儁又遣慕容評等率騎一萬會攻鄴是時鷓巢于儁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項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儁謂羣寮曰是何祥也咸稱鷓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錄以御四海者也儁覽之大悅旣而蔣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慕容評等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鄴於是羣臣勸儁稱尊號儁答曰吾本幽漢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歷數之錄寧有分邪卿等苟相裒舉以覲非望實匪寡德所宜聞也慕容恪封弈討王午于魯口降之尋而慕容評攻尅鄴城送冉閔妻子寮屬及其文物于中山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儁欲神其事業言歷運在已

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  
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建元曰元璽署置百官以封奕  
爲太尉慕容恪爲侍中陽鶩爲尚書令皇甫真爲尚書  
左僕射張希爲尚書右僕射宋活爲中書監韓恒爲中  
書令其餘封授各有差追尊廙爲高祖武宣皇帝眈爲  
太祖文明皇帝時朝廷遣使詣僞僞謂使者曰汝還白  
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初石季龍使  
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  
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爲僞之應也改司州爲  
中州置司隸校尉官羣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紀黑精  
之君運歷傳屬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  
幟尚黑牲牡尚玄僞從之其從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  
號之日者悉增位三級泝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  
賜各有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子孫  
殿中舊人皆隨才擢叙立其妻可足渾氏爲皇后世子  
曄爲皇太子晉寧朔將軍榮胡以彭城魯郡叛降于僞  
常山人李犢聚衆數千反于普壁壘僞遣慕容恪率衆  
討降之初冉閔旣敗王午自號安國王午旣死呂護復  
襲其號保于魯口恪進討走之遣前軍悅綰追及于野  
王悉降其衆姚襄以梁國降于僞以慕容評爲都督秦

雍益梁江揚荆徐兗豫十州河南諸軍事權鎮于洛水  
慕容彊爲前鋒都督都督荆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  
河南儁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爲東遷互相驚擾  
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儁曰羣小以朕東巡故相惑耳  
今朕旣至尋當自定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不爲於是令  
內外戒嚴苻生河內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歸  
儁晉蘭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寯各  
以郡叛歸于儁初儁車騎大將軍范陽公劉寧屯據猶  
城降于苻氏至此率戶二千詣薊歸罪拜後將軍高句  
麗王釗遣使謝恩貢其方物儁以釗爲營州諸軍事征  
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主如故儁給事黃門侍  
郎申胤上言曰夫名尊禮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  
不同漢以蕭曹之功有殊羣辟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世無其功則禮宜闕也至於東宮體此爲儀魏晉因循  
制不納舄今皇儲過謙準同百寮禮卑逼下有違朝式  
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游非所以辨章貴  
賤也祭饗朝慶宜正服袞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  
至太陰數終黃鐘產氣綿微於下此月閉關息旅后不  
省方禮記曰是月也事欲靜君子齊戒去聲色唯周官  
有天子之南郊從八能之說或以有事至靈非朝饗之

節故有樂作之理王者慎微禮從其重前來二至闕鼓不宜有設今之鏗鏘蓋以常儀二至之禮事殊餘節猥動金聲驚越神氣施之宣養實爲未盡又朝服雖是古禮絳構始於秦漢迄於今代遂相仍準朔望正旦乃具袞舄禮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近以地濕不得納舄而以袞襪改履案言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下二制或廢或存實乖禮意大燕受命侔蹤虞夏諸所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爲皇代永制儻曰其劔舄不趨事下太常叅議太子服袞冕冠九旒超級逼上未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初段蘭之子龕因冉閔之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于建鄴遣書抗中表之儀非儻正位儻遣慕容恪慕容塵討之恪旣濟河龕弟熙驍勇有智計言於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其衆旅旣盛恐不可抗也若頓兵城下雖復請降懼終不聽王但固守熙請率精銳距之若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虜匹馬無反如其敗也遽出請降不失千戶侯也龕弗從熙固請行龕怒殺之率衆三萬來距恪恪遇龕於濟水之南與戰大敗之遂斬其弟欽盡俘其衆恪進圍廣固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

軍勢有宜緩以尅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  
疆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疆彼  
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  
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龔恩結賊黨衆未離心濟南之戰  
非不銳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敗耳今憑固天險上下  
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尅之必  
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已來卒不獲寧吾每思之不  
覺忘寢亦何宜輕殘人命乎當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  
非所及也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龔所署徐州刺史王  
騰索頭單于薛雲降于恪段龔之被圍也遣使詣建鄴  
請救穆帝遣北中郎將荀羨赴之憚虜疆遷延不敢進  
攻破陽都斬王騰以歸恪遂尅廣固以龔爲伏願將軍  
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于剡留慕容塵鎮廣固恪振旅  
而歸雋太子曄死僞諡獻懷升平元年復立次子曄爲  
皇太子赦其境內改元曰光壽遣其撫軍慕容垂中軍  
慕容虔與護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勅勒于塞  
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二萬匹牛羊億餘萬  
初麴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  
皝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躡齧人莫能近皝曰此馬  
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

止季龍尋退甄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  
雋比之於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爲銘贊雋勒其  
傍置之剡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匈奴單于賀賴  
頭率部落三萬五千降于雋拜寧西將軍雲中郡公處  
之于代郡平舒城晉太山太守諸葛攸伐其東郡雋遣  
慕容恪距戰王師敗績比中郎將謝萬先據梁宋懼而  
遁歸恪進兵入寇河南汝潁譙沛皆陷置守宰而還雋  
自剡城遷于鄴赦其境內繕脩宮殿復銅雀臺廷尉監  
常煒上言大燕雖革命創制至於朝廷銓謨亦多因循  
魏晉唯祖父不殮葬者獨不聽官身清朝斯誠王教之  
首不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  
之法而秦人安之自頃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遇傾城  
之敗覆軍之禍坑師沉卒往往而然孤孫煇子十室而  
九兼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  
一時或依嬴博之制孝子糜身無補順孫心喪靡及雖  
招魂虛葬以叙罔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令不此載  
若斯之流抱琳瑯而無申懷英才而不齒誠可痛也恐  
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吳起二陳之疇終將無所  
展其才幹漢祖何由免於平城之圍郅支之首何以懸  
於漢關謹案戊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維



新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違伐於則天之體臣竊未安儁  
曰煒宿德碩儒練明刑法覽其所陳良足採也今六合  
未寧喪亂未已又正當搜奇拔異之秋未可才行兼舉  
且除此條聽大同更議使昌黎遼東二郡營起廡廟范  
陽燕郡構黝廟以其護軍平熙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  
焉苻堅平州刺史劉特率戶五千降于儁河間李黑聚  
衆千餘攻掠州郡殺棗彊令衛顏儁長樂太守傅顏討  
斬之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  
奇有異常玉儁以爲嶽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勤以太  
牢祀之初冉閔之僭號也石季龍將李歷張平高昌等  
並率其所部稱藩於儁遣子入侍旣而投款建鄴結接  
苻堅並受爵位羈縻自固雖貢使不絕而誠節未盡呂  
護之走野王也遣弟奉表謝罪於儁拜寧南將軍河內  
太守又上黨馮鴛自稱太守附於張平平屢言之儁以  
平故赦其罪以爲京兆太守護鴛亦陰通京師張平跨  
有新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餘胡  
晉十餘萬戶遂拜置征鎮爲鼎峙之勢儁遣其司徒慕  
容評討平領軍慕輿根討鴛司空陽鴛討昌撫軍慕容  
臧攻歷并州壘壁降者百餘所以尚書右僕射悅綰爲  
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

征西諸葛驤鎮北蘇象寧東喬庶鎮南石賢等率壘壁  
百三十八降于儁儁大悅皆復其官爵既而平率衆三  
千奔于平陽鴛奔于野王歷走滎陽昌奔邵陵悉降其  
衆儁于是復圖入寇兼欲經略關西乃令州郡校閱見  
丁精覆隱漏率戶留一丁餘悉發之欲使步卒滿一百  
五十萬期明年大集將進臨洛陽爲三方節度武邑劉  
貴上書極諫陳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  
崩之禍并陳時政不便于時者十有三事儁覽而悅之  
付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爲三五占兵寬戎備一周  
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是歲晉將荀美攻山在拔之  
斬儁太山太守賈堅儁青州刺史慕容廆遣司馬悅明  
救之美師敗績復陷山在儁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胥  
子封其子泓爲濟北王泮爲中山王讌羣臣於蒲池酒  
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顧謂羣臣  
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愛  
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曄亡已來孤鬢髮中白始知二主  
有以而然卿等言曄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怪將  
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之在東宮臣爲東  
庶子既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道備無  
愆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儁曰卿言

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好斷理詣無幽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耻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也雋泣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既不

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景茂幼冲器藝未舉卿以爲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聞然二闕未補雅好游田娛心絲竹所以爲損耳雋顧謂暉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戰之因問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雋夜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約陽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諸葛攸又率水陸二萬討雋入自石門屯于河渚攸部將匡超進據崑嶽蕭館屯于新柵又遣督護徐罔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爲東西聲勢雋遣慕容評傅顏等統步騎五萬戰于東阿王師敗績塞北七國賀蘭步勒等皆降俄而雋寢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憊然當恐不濟脩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

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以亂正統也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儁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是時兵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劫晨昏斷行於是寬常賦設奇禁賊盜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木穀和等百餘人乃止升平四年儁死時年四十二在位十二年爲謚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墓號龍陵儁雅好文籍自初卽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性嚴重慎威儀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燕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 韓恒

韓恒字景山灌津人也父默以學行顯名恒少能屬文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通永嘉之亂避地遼東庾旣逐崔恣復徙昌黎召見嘉之拜參軍事咸和中宋該等建議以庾立功一隅勤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庾納之命羣寮博議咸以爲宜如該議恒駁曰自羣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明公忠武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

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愚信義不著不  
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  
以令諸侯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羣凶靖四海功成之後  
九錫自至且要君以求寵爵者非爲臣之義也虜不平  
之出爲新昌令皝爲鎮軍復叅軍事遷營丘太守政化  
大行儁爲大將軍徵拜諮議叅軍加揚烈將軍儁僭位  
將定五行次衆論紛紜恒時疾在龍城儁召恒以決之  
恒未至而羣臣議以燕宜承晉爲水德旣而恒至言於  
儁曰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  
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震爲青龍  
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邑成龍爲木德幽契之符也儁  
初雖難改後終從恒議儁祕書監清河聶熊聞恒言乃  
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產  
俱傳東宮從太子曄入朝儁顧謂左右曰此二傳一代  
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李產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厲有志格永嘉之亂同郡  
祖逖擁衆部於南土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逖素好縱  
橫弟約有大志產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間行還  
鄉里仕於石氏爲本郡太守及慕容儁南征前鋒達郡

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祿當同負安危今若舍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衆潰始詣軍請降儁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烈士處身於世固當如是邪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然犬馬爲主豈忘自効但以孤窮勢感致力無術僂俛歸死實非誠款儁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真長者也乃擢用之歷位尚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曾不論朝政之得失同輩咸憚焉儁亦敬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保謂予績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子績

### 產子績

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爲郡功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飢儉軍供有關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効命非唯爲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野猶甘爲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困弊力屈無所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刺史王午辟爲主簿儁之南

征也隨午奔魯口鄧恒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  
今雖在此終不爲用方爲人患午曰績於喪亂之中捐  
家立義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懷嫌害之必駭衆望恒  
乃止午恐績終爲恒所害乃資遣之及到雋責其背親  
後至績答曰臣聞豫讓報智伯讎稱于前史旣官身所  
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  
也雋曰此亦事主之一節耳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暉立  
慕容恪欲以績爲尚書右僕射暉憾績往言不許恪屢  
請乃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暉請獨裁  
績遂憂死

晉書卷一百十終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載記第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慕容暉

慕容暉字景茂雋第三子也初封中山王尋立爲太子  
及雋死羣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  
於是立暉升平四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  
熙立其母可足渾氏爲皇太后以慕容恪爲太宰錄尚

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爲太傅副贊朝政慕輿根爲太師  
慕容垂爲河南大都督征南將軍兗州牧荊州刺史領  
護南蠻校尉鎮梁國孫希爲安西將軍并州刺史傅顏  
爲護軍將軍其餘封授各有差曄旣庸弱國事皆委之  
於恪慕輿根自恃勳舊驕傲有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  
權將伺隙爲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  
下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  
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  
主上爲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  
公醉乎何言之勃也昔曹賊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  
爲君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  
便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  
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凶二虜伺隙山陵  
未建而宰輔自相誅滅恐垂遠近之望且可容忍之根  
與左衛慕輿干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可足渾  
氏及曄曰太宰太傅將謀爲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  
社稷可足渾氏將從之曄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  
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  
真護軍傅顏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內遣傅顏率  
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軍威甚盛初儁所署寧南



將軍呂護據野王陰通京師穆帝以護爲前將軍冀州  
刺史僞死謀引王師襲鄴事覺暉使慕容恪等率衆五  
萬討之傅顏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旣臨則上下  
喪氣曾不敢鬪兵中路展其蟻垤之心此則士卒攝魂  
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  
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未易卒平今圍之  
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十旬其斃必  
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吾嚴濬圍壘  
休養將卒以重宮美貨間而離之事淹勢窮其變易動  
我則未勞而寇已斃此爲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  
長圍守之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戰傅顏擊斬  
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尋  
復叛歸于暉暉待之如初因遣傅顏與護率衆據河陰  
顏北襲勅勤大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而死將軍段  
崇收軍北渡屯于野王暉遣其寧東慕容忠攻陷滎陽  
又遣鎮南慕容塵寇長平時晉冠軍將軍陳祐戍洛陽  
遣使請救帝遣桓溫援之興寧初暉復使慕容評寇許  
昌懸瓠陳城並陷之遂略汝南諸郡徙萬餘戶于幽冀  
暉豫州刺史孫興上疏請步卒五千先圖洛陽暉納之

遣其太宰司馬悅希軍于盟津孫興分戍成臯以爲之  
聲援尋而陳祐率衆奔陸渾河南諸壘悉陷于希慕容  
恪攻陷金墉害揚威將軍沈勁以其左右中郎慕容筑  
爲假節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鎮金墉慕容垂爲都督荆  
揚洛徐兗豫雍益涼秦等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荆  
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時暉境內多水旱慕容恪慕容  
評並稽首歸政請遜位還第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國過  
荷先帝拔擢之恩又蒙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輕才竊位  
宰錄不能上諧陰陽下釐庶政致使水旱愆和彝倫失  
序輟弱任重夕惕唯憂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  
司必量才官惟德舉台傅之重叅理三光苟非其人則  
靈曜爲虧尸祿貽殃負乘招悔由來常道未之或差以  
姬旦之勳聖猶近則二公不悅遠則管蔡流言況臣等  
寵緣戚來榮非才授而可久黜天官塵蔽賢路是以中  
年拜表披陳丹款聖恩齒舊未忍遐棄奄冉偷榮愆責  
彌厚自待罪鼎司歲餘辰紀忝冒宰衡七載于茲雖乃  
心經畧而思不周務至今二方干紀跋扈未庭同文之  
詠有慙盛漢深乖先帝託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之義  
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言敢忘虞丘避賢之美輒循兩  
疏知止之分謹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綬惟垂昭

許曄曰朕以不夫早傾乾履先帝所託唯在二公二公  
懿親碩德勳高魯衛翼贊王室輔導朕躬宣慈惠和坐  
而待旦虔誠夕惕美亦至矣故能外埽羣凶內清九土  
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之靈抑亦公之力也  
今關右有未賓之氏江吳有遺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寧  
六合豈宜虛已謙沖以違委任之重王其割二疏獨善  
之小以成公且復衰之大恪評等固請致政曄曰夫建  
德者必以終善爲名位命者則以功成爲效公與先帝  
開構洪基膺天明命將廓夷羣醜紹復隆周之迹災眚  
橫流乾光墜曜朕以眇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  
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沖退且古之王  
者不以天下爲榮憂四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  
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殄宗社之重非唯朕  
身公所憂也當思所以寧濟兆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  
俾蹤周漢不宜崇飾常節以違至公遂斷其讓表格評  
等乃止曄鎮律郎郭欽奏議以曄承石季龍水爲木德  
曄從之太和元年曄遣撫軍慕容厲攻晉太山太守諸  
葛攸攸奔于淮南厲悉陷兗州諸郡置守宰而還慕容  
恪有疾深慮曄政不在已慕容評性多猜忌大司馬之  
位不能免授人望乃召曄兄樂安王臧謂之曰今勳秦

跋扈疆吳未賓二寇並懷進取但患事之無由耳夫安  
危在得人國興在賢輔若能推才任忠和同宗盟則四  
海不足圖二虜豈能爲難哉吾以常才受先帝顧託之  
重每欲埽平關隴蕩一甌吳庶嗣成先帝遺志謝憂責  
于當年而疾固彌留恐此志不遂所以沒有餘恨也吳  
王天資英傑經略超時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  
終之後必以授之若以親踈次第不以授汝當以授冲  
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于此不  
可昧利忘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餘而死其國中  
皆痛惜之先是晉南陽督護趙弘以宛降于暉暉遣其  
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至此晉右將軍桓豁攻宛  
拔之趙盤退奔魯陽豁遣輕騎追盤及於雉城大戰敗  
之執盤戍宛而歸苻堅將苻謏據陝降于暉時有圖書  
云燕馬當飲渭水堅恐暉乘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  
備華陰暉羣下議欲遣兵救謏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  
經略又受苻堅間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  
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略又非太宰之匹終不能平秦  
也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暉魏尹慕容德上疏  
曰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懷遠以一六合  
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旣沒武王嗣興伏惟陛下

則天比德揆聖齊功方闡崇乾基纂成先志迨氏僭據  
關隴號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疑戮釁起蕭牆勢分四  
國投誠請援旬日相尋豈非凶運將終數歸有道兼弱  
攻昧取亂侮亡機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謂弱矣時來  
運集天贊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鑒我之師  
也宜應天人之會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真引并翼之衆  
徑趣蒲阪臣垂引許洛之兵馳解謏圍太傅總京都武  
旅爲二軍後繼飛檄三輔仁聲先路獲城卽侯微功必  
賞此則鬱槩待時之雄抱志未申之傑必嶽峙灞上雲  
屯隴下天羅旣張內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同  
之舉今其時也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仁人曄覽表大  
悅將從之評固執不許乃止苻謏知評曄之無遠略恐  
救師弗至乃牋於慕容垂皇甫真曰苻堅王猛皆人傑  
也謀爲燕患爲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  
有涌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真曰方爲人患者必在於秦  
主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苻  
堅王猛乎真曰然繞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曄僕射  
悅縮言於曄曰太宰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唯  
有德者可以寬臨衆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管戶三分共  
貫風教陵弊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之饒肅

明法令以清四海曄納之縮既定制朝野震驚出戶二  
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縮殺之晉大司馬桓溫江  
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率衆五萬伐曄前兗州刺  
史孫元起兵應之溫部將檀玄攻胡陸執曄寧東慕容  
忠曄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于黃墟厲師大敗單馬奔  
還高平太守徐翻以郡歸順溫前鋒朱序又破曄將傅  
顏于林渚溫軍大振次于枋頭曄懼謀奔和龍慕容垂  
曰不然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爲使持  
節南討大都督慕容德爲征南將軍率衆五萬距溫使  
其散騎侍郎樂嵩乞師於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衆二  
萬出自洛陽師于潁川外爲赴援內實觀隙有兼并之  
志矣慕容德屯于石門絕溫糧潁州刺史李邦率州  
兵五千斷溫餽運溫頻戰不利糧運復絕及聞堅師之  
至乃焚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溫至襄邑東伏  
於澗中與溫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二萬餘人苟池  
聞溫班師邀擊于譙溫衆又敗死者萬計垂旣有大功  
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垂又言其將孫盖等摧鋒  
陷銳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錄垂數以爲言頗與評廷  
爭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遂與評謀殺垂垂懼奔  
于苻堅先是曄使其黃門侍郎梁琛聘于堅琛還言於

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無义和之理兼  
吳王西奔必有觀釁之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  
受吾叛臣而不懷和好哉琛曰鄰國相并有自來矣况  
今並稱大號理無俱存苻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  
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  
桓溫不足爲慮終爲人患者其唯王猛乎曄評不以爲  
虞皇甫真又陳其事曰苻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爲諭  
然抗均鄰敵勢同戰國明其甘於取利無慕善之心終  
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义要也頃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  
川夷險要害具之耳目朝虛實以措奸圖聽風塵而伺  
國隙者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爲之謀主伍員之禍不  
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諸城並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  
曄召評而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杖我爲援且苻堅庶  
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擾懼以動寇心也  
曄從之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衆伐曄攻慕容筑于金  
墉曄遣慕容臧率衆救之臧次滎陽猛部將梁成洛州  
刺史鄧羌與臧戰于石門臧師敗績死者萬餘遂相持  
于石門筑以救兵不至以金墉降于猛梁成又敗慕容  
臧斬首三千餘級獲其將軍楊璩臧遂城新樂而還桓  
溫之敗也歸罪于豫州刺史袁真真怒以壽陽降曄曄

遣其大鴻臚溫統署真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揚州刺史封宣城公未至而真統俱卒真黨朱輔立真子瑾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固壽陽時外則王師及苻堅交侵兵革不息內則暉母亂政評等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羣下切齒焉其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資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羣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藉緣時會非但無聞於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又無考績黜陟幽明貪惰爲惡無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窮弊侵昧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爲賊盜風頹化替莫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戶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往時虛假名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人無聊生宜并官省職務勸農桑秦吳二虜僻僭一時尚能任道捐情肅諧僞部況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可美政或虧取陵紆寇哉鄰之有善衆之所望我之不修彼之願也秦吳狡猾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戶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比



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恒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彊首先貧弱行留俱窘資贍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進闕供國之饒退離蠶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饒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岵之觀子弟懷孔爾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敦朴哲后恒憲故周公戒成王以嗇財爲本漢文以皂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萬薄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之惠全百姓之力謹案後宮四千有餘僮侍廝養通兼十倍口費之重價益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聲管奢玩是務令帑藏虛竭軍士無襜褕之資宰相侯王迭以侈麗相尚風靡之化積習成俗卧薪之諭未足甚焉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絕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爲家信賞必罰綱維肅舉者溫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弋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頽風弊俗亦革變靡途中興之歌無以軫之絃詠又拓宇兼拜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懷之以德今魯陽上郡不

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以羈服塞表爲乎  
寇之基徒孤危託落令善附內駭宜攝就并豫以臨二  
河通接漕輟擬之丘後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戰守  
之備銜以千金之餌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如其虜劉  
送死俟入境而斷之可令匹馬不反非唯絕二賊闕關  
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覽焉曄不納苻堅又使王猛楊  
安率衆伐曄猛攻壺關安攻晉陽曄使慕容評等率中  
外精卒四十餘萬距之猛安進師潞川州郡盜賊大起  
鄴中多怪異曄憂懼不知所爲乃召其使而問曰秦衆  
何如大師旣出猛等能戰否或對曰秦國小兵弱豈王  
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匹不足憂也黃門侍郎  
梁琛中書侍郎樂嵩進曰不然兵書之義計敵能鬪當  
以筭取之若冀敵不鬪非萬全之道也慶鄭有云秦衆  
雖少戰士倍我衆之多少非可問也且秦行師千里固  
戰是求何不戰之有乎曄不悅猛與評等相持評以猛  
懸軍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  
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  
性貪鄙鄴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  
鬪志曄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  
廟社稷爲憂奈何不務撫養勳勞專以聚斂爲心乎府

藏之珍貨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  
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三軍以平寇凱  
旋爲先也評懼而與猛戰于潞川評師大敗死者五萬  
餘人評等單騎遁還猛遂長驅至鄴堅復率衆十萬會  
猛攻曄先是慕容桓以衆萬餘屯于沙亭爲評等後繼  
聞評敗引屯內黃堅遣將鄧羌攻信都桓率鮮卑五千  
退保和龍散騎侍郎徐蔚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  
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曄與評等數十騎奔  
于昌黎堅遣郭慶追及曄于高陽堅將巨武執曄將縛  
之曄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  
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曄于堅堅詰其奔狀曄曰狐死首  
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  
出降郭慶遂追評桓于和龍桓殺其鎮東慕容亮而并  
其衆攻其遼東太守韓稠于平州郭慶遣將軍朱嶷擊  
桓執而送之堅徙曄及其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戶  
于長安封曄新興侯署爲尚書堅征壽春以曄爲平南  
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旣而慕容垂攻  
苻丕于鄴慕容冲起兵關中曄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爲  
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及德僭稱尊號僞諡幽皇帝始廢  
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曄四世曄在位二十一年以

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鹿皝凡八十五年

慕容恪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沉深有大度母高氏無寵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爲寇皝使恪與儁俱伐夫餘儁居中稍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嚮輒潰皝將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暉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爲大耳慕容與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寮化德稀有犯者恪之圍洛陽也秦中大震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迴乃定格爲將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慕容恪

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暉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闕闕之計言終而死

### 陽鶩

陽鶩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父眈仕虜官至東夷校尉鶩少清素好學器識流遠起家爲平州別駕屢獻安時疆國之術事多納用虜甚奇之眈卽王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幃幄眈臨終謂鶩曰陽士秋忠幹貞固可託付大事汝善待之鶩之將圖中原也鶩制勝之功亞於慕容恪暉旣嗣僞位申以師傅之禮親遇日隆及爲太尉慨然而歎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暉優答不許鶩清貞謙謹老而彌篤旣以宿望舊齒自慕容恪已下莫不畢拜性儉約常乘弊車瘠馬及死無斂財

### 皇甫真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羸拜爲遼

東國侍郎甄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悴  
真議欲寬減歲賦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破麻秋  
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立二郡太守皆有善政及  
僞僭位入爲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克溢  
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僞臨終與慕容  
恪等俱受顧託慕容與根將謀爲亂真陰察知之乃言於  
恪請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謀發伏誅恪謝真曰  
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呂護之叛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  
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宜以恩詔降乎不宜以兵戈取也  
真曰護九年之間三背王命揆其姦心凶勃未已明公  
方飲馬江湘勒銘劍閣况護最爾近畿而不梟戮宜以  
兵筭取之不可復以文檄喻也恪從之以真爲冠軍將  
軍別部都督師還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鎮護匈奴中  
郎將徵還拜侍中光祿大夫累遷太尉侍中持堅密謀  
兼并欲觀審釁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  
賢王曹轂令轂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真兄典仕持堅爲  
散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辯旣至鄴歷造公卿言  
於真曰辯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  
兄弟並相知在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  
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辯請窮詰之辯評

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鑿機識變唯  
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哉真亦  
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真性清儉寡慾不  
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  
篇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  
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卿昨爲賊朝是國  
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  
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爲奉車都尉數歲而死

史臣曰觀夫北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閔諸華聲教莫之  
漸雄據殊壤貪得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  
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御遠之策懷  
戎狄而猶漏慕容鬼英姿偉量是曰邊豪彙迹茲圖寔  
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冊象龔致罰昭大  
訓於姚典況乎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略  
地騁其蝥賊旣而二帝邁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啓  
金陵之祚幸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匡主之  
節俟國泰而將徇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畜之款哉然  
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桑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  
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恒暗符  
天表沉毅自處頗懷奇略于時羣雄角立爭奪在辰顯

宗主祭於冲年庾亮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  
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騫則烏丸卷甲  
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  
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  
合位止爲侯瞻曩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縟谿壑難滿  
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  
圖中原燕王協其籌冀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  
而拔堅城氣警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  
躬遽竊鴻名偷安寶籙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  
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  
非夫天厭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  
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於是陷金墉而款  
河南包銅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  
遺黎企艸宮而投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玄恭卽  
世虐媪亂朝垂以勲德不容評以黷貨干政志士絕忠  
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速其咎禦敵罕修其  
備以攜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衝朝  
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終  
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贊曰青山徙構玄塞分疆蠹茲雜種弈世彌昌角端掩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終  
月步搖翻霜乘危蝟起怙險鴟張假竊神器憑陵帝鄉  
守不以德終致餘殃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終

晉書卷一百一十二

載記第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氏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  
爲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  
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  
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

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爲盟主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率義侯曜敗洪西保隴山石季龍將攻上邽洪又請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季龍滅石生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季龍從之以洪爲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爲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季龍曰苻洪雄果其諸子並非才宜密除之季龍待之愈厚及石遵卽位閔又以爲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怨之乃遣使降晉後石鑿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永和六年帝以洪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初季龍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旣而秋因宴鳩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

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健僭位偽諡惠武帝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大羆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季龍父子所親愛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嘗健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遣使告喪于京師且聽王命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受石祗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旣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人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旣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修牋于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來距健筮之遇秦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東而大吉孰大焉是時衆星

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  
遣雄略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諸城盡陷菁所  
至無不降者三輔略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  
而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并修好於桓溫健軍師將軍賈  
玄碩等表健爲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  
健怒曰我官位輕重非若等所知旣而潛使諷玄碩等  
使上尊號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內死罪建  
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置百官於長安立妻強氏爲天王  
皇后子萇爲天王皇太子弟雄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  
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白餘封授各有差初杜洪  
之奔也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勳至是勳率步騎三萬人  
秦川健敗之於五丈原八年健僭卽皇帝位于太極前  
殿諸公進爲王以大單于授其子萇杜洪屯宜秋爲其  
將張琚所殺琚自立爲秦王置百官健率步騎二萬攻  
琚斬其首健至自宜秋遣雄菁率衆略關東并援石季  
龍豫州刺史張遇於許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于潁  
水之上王師敗績雄乘勝逐北至于壘門殺傷大半遂  
虜遇及其衆歸于長安拜遇司空豫州刺史鎮許昌雄  
攻王擢於隴上擢奔涼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擢征東  
大將軍使與其將張弘宋修連兵伐雄雄與菁率衆擊

敗之獲弘修送長安初張遇自許昌來降健納遇後母  
韓氏爲昭儀每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慙恨引關  
中諸將欲以雍州歸順乃與健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健  
事覺遇害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景起  
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霸城衆數萬人並遣使詣  
征西桓溫中軍殷浩請救雄遣菁掠上洛郡於豐陽縣  
立荊州以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  
國用充足而異賄盈積矣十年溫率衆四萬趨長安遣  
別將入浙川攻上洛執健荊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馬勳  
掠西鄙健遣其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距溫于堯柳城  
愁思堆溫轉戰而前次于灞上萇等退營城南健以羸  
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遣精銳二萬爲游軍以距溫三  
輔郡縣多降于溫健別使雄領騎七千與桓沖戰於白  
鹿原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勳于子午谷初健聞溫之來  
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溫衆大饑至是徙關中三千餘  
戶而歸及至潼關又爲萇等所敗司馬勳奔還漢中其  
年西虜乞沒軍邪遣子入侍健於是置來賓館于平朔  
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  
宮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新  
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

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  
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  
一屐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  
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  
蝗蟲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猛  
獸及狼食人行路斷絕健自蠲百姓租稅減膳徹懸素  
服避正殿初桓溫之入關也其太子萇與溫戰爲流矢  
所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爲太子健寢疾萇勒兵入東宮  
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萇以健爲死迴攻東掖門  
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衆皆舍杖逃散萇殺之數日健  
死時年三十九在位四年僞諡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  
曰高祖

苻生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  
自爲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  
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  
鞭之生曰性耐刀槩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  
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  
曰此兒狂勃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  
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

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  
冠絕一時桓溫之來伐也生單馬入陣搴旗斬將者前  
後十數甚旣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符故立爲太子  
健卒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年壽光時永和十三年  
也尊其母強氏爲皇太后立妻梁氏爲皇后以呂婆樓  
爲侍中左大將軍苻安領太尉苻柳爲征東大將軍并  
州牧鎮蒲坂苻謏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自餘  
封授有差初生將強懷與桓溫戰沒其子延未及封而  
健死會生出游懷妻樊氏於道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  
子生怒射而殺之僞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  
曰此類有客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於東井大角爲帝坐  
東井秦之分野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  
陛下遠追周文修德以禳之惠和羣臣以成康哉之美  
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太傅  
梁卓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大臣也於是殺其妻梁  
氏及太傅毛貴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未幾又  
誅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諸完悉叛弱  
兒南安完酋也剛鯁好直言見生嬖臣趙韶董榮亂政  
每大言於朝故榮等譖而誅之生雖在諒闇游飲自若  
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

備置左右又納董榮之言誅其司空王墮以應日蝕之  
災饗羣臣於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其  
尚書令辛牢典勸既而怒曰何不彊酒猶有坐者引弓  
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汗服失冠  
蓬頭僵仆生以爲樂生聞張祚見殺玄靚幼沖命其征  
東苻柳叅軍閻負梁殊使涼州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  
玄靚年幼不見殊等其涼州牧張瓘謂負殊曰孤之本  
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君等何爲而至  
負殊曰晉王以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擁阻山河然風  
通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統  
八表宅心光被四海格於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  
明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  
有何怪乎瓘曰羊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  
六世重光固忠不二若與苻征東交玉帛之好者便是  
上違先公純誠雅志下垂河右遵奉之情負殊曰昔微  
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亡晉之  
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  
蓋神算無方鑿機而作君公若欲稱制河西衆旅非秦  
之敵如欲宗歸遺晉深垂先君雅旨孰若遠蹤實融附  
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窮永享遐祉乎瓘



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石氏通好旋見寇襲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論通和之事也負殊曰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姦詐秦以義信豈可同年而語哉張先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將擒之宥其難恕之罪加以爵封之榮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符陰陽御物無際不可以二趙相況也瓘曰秦若兵彊化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盡爲秦有何辱征東之命負殊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彊燕納款八州順軌主上欽明道必隆世慨徵號擁於河西正朔未加吳會以吳必須兵涼可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不能蹈機而發者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施恐涼州弗可保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崑域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況自固秦何能爲患負殊曰貴州險塞孰若嶠函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琚杜洪因趙之成資據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銳藉陸海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神矛一指望旗冰解人詠來蘇不覺易主燕雖武視關東猶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肅慎楛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控弦之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西河者君公何以抗之盍追遵先王臣趙故事

世享大美爲秦之西藩確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江南何以不賓負殊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沓先叛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爲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確曰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負殊曰皇室懿藩忠若公旦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人可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耆年碩德德侔尚父者則太師錄尚書事廣甯公魚遵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祿大夫強平金紫光祿程肱牛夷博聞識探曠索幽則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則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苻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汪侍中尚書呂婆樓文史富瞻鬱爲文宗則尚書右僕射董榮祕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謹驍勇多權略攻必取戰必勝關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羗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略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朱彤之

倫相望於巖谷濟濟多士焉可罄言姚襄張平一時之  
傑各擁衆數萬狼顧偏方皆委忠獻款請爲臣妾小不  
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瓘笑曰此事決之主上非  
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天縱英睿然尚幼冲君公居伊  
霍之任安危所繫見機之義實在君公瓘新輔政河西  
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言於玄靚遣使稱藩生因其  
所稱而授之慕容儁遣將慕容興長卿等率衆七千人自  
軹關攻幽州刺史張哲于裴氏堡晉將軍劉度等率衆  
四千攻青州刺史袁朗于盧氏生遣其前將軍苻飛距  
晉建節鄧羌距燕飛未至而度退羌及長卿戰于堡南  
大敗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率衆萬餘  
攻其平陽太守苻產于匈奴堡苻柳救之爲襄所敗引  
還蒲坂襄遂攻堡剋之殺苻產盡坑其衆遣使從生假  
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隴  
西必爲深害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遣使  
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生  
怒命其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爲兄  
弟平更與襄通和生發三輔人營渭橋金紫光祿大夫  
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極諫生怒殺之長安大風發屋  
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

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剗而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諫  
曰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風大起兼水旱不  
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彊於政事乖和氣所致  
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姓棄纖介之嫌舍山嶽之  
過致敬宗廟愛禮公卿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澤則姦  
回寢止妖禳自消乾靈祗祐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生  
怒以爲妖言鑿其頂而殺之平之囚也僞衛將軍符黃  
眉前將軍苻飛建節鄧羌侍讌禁中叩頭固諫以太后  
爲言平卽生母強氏之弟也生旣弗許強氏憂恨而死  
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業君臨萬邦子育  
百姓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  
過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爲稀方當峻刑極罰復  
如朕何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  
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  
聚而邑居爲害滋甚遂廢農桑內外兇懼羣臣奏請禳  
災生曰野獸饑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爲患也  
天豈不子愛羣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  
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爲怨天而尤人  
哉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令爲非禮不從生怒  
殺之又讎羣臣于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嘗使太

醫令程延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爲譏其目鑿延出目然後斬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有梟兵起于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姚襄遣姚蘭王欽盧等招動鄜城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有衆二萬七千進據黃洛生遣苻黃眉苻堅鄧羌率步騎萬五千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爲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謀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怒盡銳出戰羌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于三原羌迴騎距襄俄而黃眉與堅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黃眉等振旅而歸黃眉雖有大功生不加旌賞每於衆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發伏誅其王公親戚多有死者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

之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不免禍請出鎮上洛生曰卿  
忠肅篤敬宜左右朕躬豈有外鎮之理改授中軍夷懼  
歸而自殺初生少凶暴嗜酒健臨死恐其不能保全家  
業誡之曰首帥大臣若不從汝命可漸除之及卽僞位  
殘虐滋甚耽湎於酒無復晝夜羣臣朔望朝謁罕有見  
者或至暮方出臨朝輒怒惟行殺戮動連月昏醉文奏  
因之遂寢納姦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言陛下聖明  
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於我也引而斬之或言陛  
下刑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少有忤旨  
便殺之流其尸于渭水又遣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  
生剝牛羊驢馬活爛雞豚鵝三五十爲羣放之殿中或  
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羣臣觀之以爲嬉樂宗室動  
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  
危駭道路以目旣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  
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  
勝紀至於截脛剝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太史令康  
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於太微遂入於東  
井兼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迄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  
之禍深願陛下脩德以消之生怒以爲妖言撲而殺之  
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

河王苻法夢祥告之曰且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強汪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捨杖歸堅生猶昏寐未寤堅衆繼至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爲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僞諡厲王

### 苻雄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略好施下士便弓馬有政術健僭位爲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謙恭奉法健常曰元才吾姬且也及卒健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別有載記

### 王墮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苻洪征梁犢以墮爲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爲宰相著匪躬之稱健常歎曰天下羣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曷不和乎甚敬重之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強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慙恨遂勸生

誅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墮瞋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

晉書卷一百一十二

晉書卷一百十三

載記第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苻堅上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祖洪從石季龍徙鄴家于永貴里其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苻付臣又土王咸陽臂



垂過膝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年七歲聰敏  
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與不失  
機候洪每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非常相也高平  
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  
之御街小兒敢戲于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  
人不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左右  
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  
曰苻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  
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  
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  
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翼曰爲壇於曲  
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  
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勵士卒莫不憚服  
焉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緯  
世之宜王猛呂婆樓強汪梁平老等並有王佐之才爲  
其羽翼太原薛讚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苻  
生嗣僞位讚翼說堅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  
昌無德受殃天之道也神器業重不可令他人取之願  
君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人心堅深然之納爲謀主  
生旣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爲言堅遂殺生以僞位

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堅及母苟氏並慮衆心未服難居大位羣寮固請乃從之以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誅生佞幸臣董龍趙韶等二十餘人赦其境內改元曰永興追諡父雄爲文桓皇帝尊母苟氏爲皇太后妻苟氏爲皇后子宏爲皇太子兄法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從祖侯爲侯爲太尉從兄柳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爲陽平公雙河南公子丕長樂公暉平原公熙庶平公叡鉅鹿公李威爲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強汪爲領軍將軍仇騰爲尚書領選席寶爲丞相長史行太子詹事呂婆樓爲司隸校尉王猛薛讚爲中書侍郎權翼爲給事黃門侍郎與猛讚並掌機密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辛牢等本官以禮改葬之其子孫皆隨才擢授初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爲變至此遣殺之堅性仁友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贈以本官諡曰哀封其子陽爲東海公敷爲清河公於是脩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在所以聞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節將軍鄧羌爲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盡

衆拒戰爲羌所敗獲其養子蚝送之平懼乃降于堅堅赦其罪署爲右將軍蚝武貴中郎將加廣武將軍徙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安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巢首懸白旗軀殘於犬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脩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還長安賜爲父後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有差丐所過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堅減膳徹懸金玉綺繡皆散之戎士後宮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氏豪也有大勳于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爲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爲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壁尚主壁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壻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

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由此發怒命斬之於西廡諸氏紛紜競陳猛短堅恚甚慢罵或有鞭撻於殿廷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達大度善馭英豪神武卓犖錄功捨過有漢祖之風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堅起明堂繕南北郊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於明堂以配上帝親耕籍田其妻苟氏親蠶于近郊堅南游霸陵顧謂羣臣曰漢祖起自布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孰謂首乎權翼進曰漢書以蕭曹爲功臣之冠堅曰漢祖與項羽爭天下困於京索之間身被七十餘創通中六七父母妻子爲楚所囚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太上妻子克全免匈奴之禍二相何得獨高也雖有人狗之喻豈黃中之言乎於是酣飲極歡命羣臣賦詩大赦復改元曰甘露以王猛爲侍中中書令京兆尹其特進強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橫爲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於市其中丞鄧羌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寮震肅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爲尊也於是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

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爲百姓所苦清脩疾惡勸課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具條以聞時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於堅遂請田內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脩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荆吳之戰事興蠶婦澆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擾邊動衆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產其悉以歸之免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脩和示之信義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烏丸獨孤鮮卑沒弈于率衆數萬又降于堅堅初欲處之塞內苻融以匈奴爲患其興自古比虜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處之於內地見其弱矣方當闕兵郡縣爲北邊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堅僭位五年鳳皇集于東闕大赦其境內百寮進位一級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赦外窮推之感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

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聲無細而弗聞  
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堅廣脩學宮召郡國學  
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其有學  
爲通儒才堪幹事清脩廉直孝弟力田者皆旌表之於  
是人思勸勵號稱多士盜賊止息請託路絕田疇脩闢  
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備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  
義優劣品而第之間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  
王寔曰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勵罔敢劾  
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寔  
對曰自劉石擾覆華畿二都鞠爲茂草儒生罕有或存  
墳籍滅而莫紀經淪學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  
隆虞夏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馨千祀  
漢之二武焉足論哉堅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勸  
焉屠各張罔聚衆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其  
尚書鄧亮爲建節將軍率衆七千討平之時商人趙接  
丁妃鄒瓮等皆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則王侯堅之諸  
公競引之爲國二卿黃門侍郎程憲言於堅曰趙接等  
皆商販醜豎市郭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官齊君子  
爲藩國列卿傷風敗俗有塵聖化宜肅明典法使清濁  
顯分堅於是推檢引接等爲國卿者降其爵乃下制非

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於都城百里之內金銀錦繡工  
商皂隸婦女不得服之犯者棄市興寧三年堅又改元  
為寔元慕容暉遣其太宰慕容恪攻拔洛陽略地至于  
崑崙堅懼其入關親屯陝城以備之匈奴右賢王曹轂  
左賢王衛辰舉兵叛率衆二萬攻其杏城已南郡縣屯  
于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逼于辰轂堅率中外  
精銳以討之以其前將軍楊安鎮軍毛盛等為前鋒都  
督轂遣弟活距戰于同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  
轂懼而降堅徙其酋豪六千餘戶于長安進擊烏延斬  
之鄧羌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堅自聰馬城如朔方巡  
撫夷狄以衛辰為夏陽公以統其衆轂尋死分其部落  
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為駱川侯貳城以東  
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為力川侯故號東西曹秦雍二  
州地震裂水泉湧出金象生毛長安大風震電壞屋殺  
人堅懼而愈修德政焉使王猛楊安等率衆二萬寇荆  
州北鄙諸郡掠漢陽萬餘戶而還羌斂岐叛堅自稱益  
州刺史率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叛將李儼堅遣  
王猛與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羌討斂岐于略陽  
張天錫率步騎二萬擊李儼攻其大夏武始二郡剋之  
天錫將掌據又敗儼諸軍于葵谷儼懇遣兄子純謝罪

於堅仍請赦尋而猛攻破略陽斂岐奔白馬堅遣楊安  
與建威王撫率衆會猛以救儼猛遣邵羌追斂岐使王  
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袍罕及天錫將楊  
邁戰于袍罕東猛不利邵羌擒斂岐於白馬送之長安  
天錫遂引師而歸儼猶憑城未出猛乃服白乘輿從數  
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設備而將士續入遂  
虜儼而還堅以其將軍彭越爲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鎮  
袍罕以儼爲光祿勳歸安侯是歲苻雙據上邽苻柳據  
蒲坂叛于堅苻廣據陝城苻武據安定並應之將共伐  
長安堅遣使諭之各齧梨以爲信皆不受堅命阻兵自  
守堅遣後禁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等討雙武王猛  
邵羌攻蒲坂楊安張蚝攻陝城成世毛嵩爲雙武所敗  
堅又遣其武衛王鑿寧朔呂光等率中外精銳以討之  
左衛苻雄左禁竇衝率羽林騎七千繼發雙武乘勝至  
于榆眉鑿等擊敗之斬獲萬五千人武棄安定隨雙奔  
上邽鑿等攻之苻柳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猛爲憚  
已留其世子良守蒲坂率衆二萬將攻長安長安去蒲  
坂百餘里邵羌率勁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還猛又  
盡衆邀擊悉俘其卒柳與數百騎入于蒲坂鑿等攻上  
邽克之斬雙武猛又尋破蒲坂斬柳及其妻子傳首長



安猛屯蒲坂遣鄧羌與王鑿等攻陷陝城克之送虜于  
長安殺之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溫伐慕容暉次于枋  
頭暉衆屢敗遣使乞師于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堅亦  
欲與暉連橫乃遣其將苟池等率步騎二萬救暉王師  
尋敗引歸池乃還是時慕容垂避害奔于堅王猛言於  
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惠下恩結士庶  
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略權智無方兼其諸  
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  
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  
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王師旣旋慕容暉悔  
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  
家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與建威梁成鄧  
羌率步騎二萬署慕容垂爲冠軍將軍以爲鄉導攻暉  
洛州刺史慕容筑于洛陽暉遣其將慕容臧率精卒十  
萬將解筑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大破  
臧於滎陽筑懼而請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鄧羌鎮金墉  
猛振旅而歸太和五年又遣猛率楊安張蚝鄧羌等十  
將率步騎六萬伐暉堅親送猛于霸東謂曰今授卿精  
兵委以重任便可從壺關上黨出潞川此捷濟之機所  
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衆以繼卿後於鄴相見

已敕運漕相繼但憂賊不煩後慮也猛曰臣庸劣孤生  
操無豪介蒙陛下恩榮內侍帷幄出總戎旅藉宗廟之  
靈稟陛下神算殘胡不足平也願不煩鑿軫冒犯霜露  
臣雖不武望克不淹時但願速敕有司部置鮮卑之所  
堅大悅於是進師楊安攻晉陽猛攻壺關執驛上黨太  
守慕容越所經郡縣皆降于猛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  
壺關會楊安攻晉陽爲地道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入  
其城中大呼斬關猛安遂入晉陽執驛并州刺史慕容  
莊暉遣其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餘萬以救二城評憚  
猛不敢進屯於潞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進師與評  
相持遣游擊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  
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中驍懼遣使讓評催之速戰  
猛知評賣水鬻薪有可乘之會評又求戰乃陣於渭原  
而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  
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願受會  
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  
糧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衆也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  
事非將軍莫可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  
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曰此非吾之所  
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

交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還矛馳入許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舉旗斬將殺傷甚衆及日中許衆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於是進師圍鄴堅聞之留李威輔其太子宏守長安以苻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於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至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棄衆也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却入主以此而爲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算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

監國冲刀鑿駕遠臨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攻鄴陷之慕容暉出奔高陽堅將郭慶執而送之堅入鄴宮閱其名籍凡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十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堅郭慶窮追餘燼慕容評奔于高句麗慶追至遼海句麗縛評送之堅散暉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以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以郭慶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揚武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堅自鄴如枋頭讌諸父老

改枋頭爲永昌縣復之終世堅至自永昌行飲至之禮  
歌勞止之詩以饗其羣臣赦慕容暉及其王公已下皆  
徙于長安封授有差堅於是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  
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焉徙關  
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戶于關中處烏丸雜類于馮翊  
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徙陳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  
因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晉叛臣袁瑾  
固守壽春爲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請救于堅堅遣王  
鑿張蚝率步騎二萬救之鑿據洛澗蚝屯八公山桓溫  
遣諸將夜襲鑿蚝敗之鑿蚝屯慎城初仇池氏楊世以  
地降于堅堅署爲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旣而歸  
順於晉世死子纂代立遂受天子爵命而絕於堅世弟  
統驍武得衆起兵武都與纂分爭堅遣其將苻雅楊安  
與益州刺史王統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寧益雅  
等次于鷲陝纂率衆五萬距雅晉梁州刺史楊亮遣督  
護郭寶率騎千餘救之戰于陝中爲雅等所敗纂收衆  
奔還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于雅纂將碩密  
降于雅請爲內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  
以楊統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鎮仇池  
先是王猛獲張天錫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堅旣東

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跨威河右至是悉送  
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遣使謝罪稱藩堅大悅卽署天  
錫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都護西平公吐谷渾碎  
奚以楊纂旣降懼而遣使送馬五千匹金銀五百斤堅  
拜纂安遠將軍渾川侯堅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  
忘反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  
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田相  
如獻規陛下爲百姓父母蒼生所繫何可盤于游田以  
玷聖德若禍起須臾變在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  
后何堅曰善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聞罪於王洛吾過  
也自是遂不復獵堅聞桓溫廢海西公也謂羣臣曰溫  
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  
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  
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堅  
以境內旱課百姓區種懼歲不登省節穀帛之費大官  
後宮減常度二等百寮之秩以次降之復魏晉士籍使  
役有常聞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禁之堅臨太學考學生  
經義上第擢敘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  
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

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集誨我萌黎是歲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恒星皆見又有赤星見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於堅曰於占西南國亡明年必當平蜀漢堅大悅命秦梁密嚴戎備乃以王猛爲丞相以苻融爲鎮東大將軍代猛爲冀州牧融將發堅祖於靈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灑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闈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王猛至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讓再三堅不許其後天鼓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熯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彗起尾箕而熯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暉爲尚書垂爲京兆尹冲爲平陽太守苻融聞之上疏於堅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于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

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  
爲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  
意以思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容嘿已詩曰兄弟急難  
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尚能極言況於臣乎堅  
報之曰汝爲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  
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  
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  
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天  
道助順修德則禳災苟求諸已何懼外患焉晉梁州刺  
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績晉沮水  
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而退守磬險安遂進寇漢川堅  
遣王統朱彤率卒二萬爲前鋒寇蜀前禁將軍毛當鷹  
揚將軍徐成率步騎三萬人自劔閣楊亮率巴獠萬餘  
拒之戰于青谷王師不利亮奔固西城彤乘勝陷漢中  
徐成又攻二劔克之楊安進據梓潼晉奮威將軍西蠻  
校尉周虓降于彤揚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距  
彤等于緜竹聞堅將毛當將至成都仲孫率騎五千奔  
于南中安當進兵遂陷益州於是西南夷邛笮夜郎等  
皆歸之堅以安爲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爲鎮  
西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爲寧州刺史領西蠻校

尉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鎮仇池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  
與巴獠相應以叛於堅晉益州刺史竺瑤威遠將軍桓  
石虔率衆三萬據墊江育乃自號蜀王遣使歸順與巴  
獠酋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尋而育與萬  
爭權舉兵相持堅遣鄧羌與楊安等擊敗之育光退屯  
縣竹安又敗張重尹萬于成都南重死之及首級二萬  
三千鄧羌復擊張育楊光于縣竹皆害之桓石虔敗姚  
萇于墊江萇退據五城石虔與竺瑤移屯巴東時有人  
於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  
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  
堅不從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  
不能自存者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勸爲國子祭  
酒及王猛卒堅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識之  
學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後宮置  
典學立內司以授于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  
博士以授經遣其武衛荀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  
步兵校尉姚萇等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于姑臧遣尚  
書郎閻負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堅嚴飾鹵簿親  
餞萇等于城西賞行將各有差又遣其秦州刺史荀池  
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率三州之衆以繼之閻



負等到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斬之遣將軍馬建出距萇等俄而梁熙王統等自清石津攻其將梁粲于河會城陷之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縮城又陷之馬建懼自楊川退還清塞天錫又遣將軍掌據率衆二萬與馬建陣于洪池苟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諸將勸據擊之以挫其鋒據不從天錫乃率中軍三萬次金昌萇熙聞天錫來逼急攻據建建降於萇遂攻據害之及其軍司席仉萇進軍入清塞乘高列陣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爲前鋒率勁勇五萬與萇等戰于赤岸哲大敗天錫懼而奔還致牋請降萇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于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之于長安諸郡縣悉降堅以梁熙爲持節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西羌校尉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中五品稅百姓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餘皆安堵如故堅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寧鄉二百戶號歸義侯初萇等將征天錫堅爲其立第於長安至是而居之堅旣平涼州又遣其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爲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犍又遣後將軍俱難與鄧羌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于涉翼犍庭翼犍戰敗遁于弱水苻洛逐之勢窘迫

退還陰山其子翼主縛父請降洛等振旅而還封賞有  
差堅以翼捷荒俗未參仁義令入太學習禮以翼主執  
父不孝遷之於蜀散其部落於漢鄯邊故地立尉監行  
事官寮領押課之治業營生三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稅  
租其渠帥歲終令朝獻出入行來爲之制限堅嘗之大  
學召涉翼捷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噉牛  
羊而人不壽何也翼捷不能答又問卿種人有堪將者  
可召爲國家用對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水草  
而已何堪爲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  
臣何爲堅善其答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  
發其玉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游  
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  
其利以涼州新附復租賦一年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孝  
弟力田爵二級孤寡高年穀帛有差女子百戶牛酒大  
酺三日遣其尚書令苻丕率司馬慕容暉苟萇等步騎  
七萬寇襄陽使楊安將樊鄧之衆爲前鋒屯騎校尉石  
越率精騎一萬出魯陽關慕容垂與姚萇出自南鄉苟  
池等與彊弩王顯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  
師次沔北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爲虞  
石越遂游馬以渡序大患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

百餘艘以濟軍丕率諸將進攻中城遣苟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于江陵晉車騎將軍桓沖擁衆七萬爲序聲援憚池等不進保據上明兗州刺史彭超遣使上言於堅曰晉沛郡太守戴逵以卒數千戍彭城臣請率精銳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堅於是又遣其後將軍俱難率右將軍毛當後禁毛盛陵江邵保等步騎七萬寇淮陰盱眙楊武彭超寇彭城梁州刺史韋鍾寇魏興攻太守吉挹于西城晉將軍毛武生率衆五萬距之與俱難等相持于淮南先是梁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綵繒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其下以爲盛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是時苻丕又圍襄陽御史中丞李柔劾丕以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然中返其特原之令以功成贖罪因遣其黃門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劔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初丕之寇襄陽也將急攻之苟萇諫曰今以十倍

之衆積粟如山但徙荆楚人內於許洛絕其糧運使外  
援不接糧盡無人不攻自潰何爲促攻以傷將士之命  
不從之及堅讓至衆咸疑懇莫知所爲征南主簿河東  
王施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勇銳以攻小城何異洪  
鑪燎羽毛所以緩攻欲以計制之若決一旦之機可指  
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自遁復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  
以展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爲戮首不於是促圍攻  
之堅將親率衆助丕等使苻融將關東甲卒會于壽春  
梁熙統河西之衆以繼中軍融熙並上言以爲未可興  
師乃止太元四年晉兗州刺史謝玄率衆數萬次于泗  
汭將救彭城苻丕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送于長安  
堅署爲度支尚書以其中壘梁成爲南中郎將都督荆  
揚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  
陽以征南府器械給之彭超圍彭城也置輜重于留城  
至是晉將謝玄遣將軍何謙之高衡率衆萬餘聲趣留  
城超引軍赴之戴逯率彭城之衆奔于謝玄超留其治  
中徐裒守彭城而復寇盱眙俱難旣陷淮陰留邵保戍  
之與超會師而南晉將毛武生救魏興遣前鋒督護趙  
福將軍袁虞等將水軍一萬溯江而上堅南巴校尉姜  
宇遣將張紹仇生等水陸五千距之戰于南縣王師敗

續尋而韋鍾攻陷魏興執太守吉挹毛當與王顯自襄陽而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獲晉建威將軍高密內史毛璪之遂攻晉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孝武帝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于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次于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阿毛當毛盛馳襲安之王師敗績玄率衆三萬次于白馬塘俱難遣其將都顏率騎逾玄戰于塘西玄大敗之斬顏玄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又敗退保盱眙玄進次石梁與田洛攻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屯淮陰玄遣將軍何謙之督護諸葛侃率舟師乘潮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謙之斬其將邵保難超退師淮北難歸罪彭超斬其司馬柳渾堅聞之大怒檻車徵超下獄超自殺難免爲庶人堅以毛當爲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爲平東將軍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爲平吳校尉揚州刺史戍下邳賞堂邑之功也又以苻洛爲散騎常侍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領護西夷校尉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陽溯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絕人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遷也恚怒謀於衆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

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於外既投之西裔復不聽過  
京師此必有伏計令梁成沉孤於漢水矣爲宜束手就  
命爲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諸君意如何其治中平  
顏妄陳祥瑞勸洛舉兵洛因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沮  
謀者斬於是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平  
顏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爲其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  
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及薛羅休忍等諸國並不從洛  
懇而欲止平顏曰且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出自中  
山常山陽平公必效迎於路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  
東之衆以圖秦雍可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定矣洛  
從之乃率衆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  
賊並起堅遣使數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爲而  
反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  
東海王幽州福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  
之業若能候駕潼關者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  
其左將軍賈衝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  
馳傳詣鄴率冀州兵二萬爲前鋒以苻融爲大都督授  
之節度使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襲和龍海行  
四百餘里苻重亦盡薊城之衆會洛兵于中山有衆十  
萬衝等與洛戰于中山大敗之執洛及其將蘭殊送于

長安呂光追斬苻重於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顏及其黨與百餘人堅赦蘭殊署爲將軍徙洛于涼州後苻融爲車騎大將軍領宗正錄尚書事洛旣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羣臣于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嶼武都汧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爲磐石之宗於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苻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爲新券主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爲喪亂流離之象於是分幽州置

平州以石越爲平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郎將鎮龍城大鴻臚韓胤領護赤沙中郎將移烏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書梁譙爲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毛興爲鎮西將軍河州刺史鎮枹罕王騰爲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鎮晉陽二州各配支戶三千苻暉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苻叡爲安東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大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

妖興亡國之徵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羣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瓊玕奇寶珍怪飾之尚書郎裴元略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願陛下則采椽之不琢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於天下流休範於無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人隱勸課農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敦至道以厲薄俗修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旣登告成東嶽蹤軒皇以齊美西二漢之徒封臣之願也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略爲諫議大夫都善王車師前部王來朝大宛獻汗血馬肅慎貢楛矢天竺獻火浣布康居于寘及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慚怒及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等率衆二萬寇竟陵留輜重于管城水陸輕進桓沖遣南平太守桓石虔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陸二萬距之相持月餘戰于激水振等大敗退保管城石虔乘勝攻破之斬振及仲俘斬萬七千



晉書卷一百十三

晉書卷一百十三

華書

三

